



深度 生死观

生死观：一个集体葬礼，纪念他短暂的17周生命

“我的孩子，我们给了你一个昵称叫 Bambino，我们的小鹿斑比，我们的儿子。不知是你是我还是命运，突然改变了主意，将你变成一只在田野与林间奔跑的小鹿，藏匿于云层的飞翔的小天使，繁星中的一颗亮晶晶的星。”

特约撰稿人 章晶 发自德国巴伐利亚 | 2018-01-07



后院小鹿

六月底的一个清晨，我从厨房的窗户向外望去，发现后院有一只小鹿，在那棵大梨树下。我们的农场位于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州，四周被田野与树木环绕，时不时有野鹿来院子里觅食。但像这样独卧在草丛间的小鹿还是第一次见到。我兴奋地拿来胡萝卜，想试图接近牠。当我抵达后院时，牠已离开。

当时我怀孕17周，那个清晨，我肚子有一些不舒服，打算去妇产科医生那里检查一下。在去诊所的路上，我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不祥预感，但又因为刚刚看到的那只小鹿而感到一丝安慰。

到了诊所，因尚未预约，护士让我先在候诊室等待，她会向医生通报我的情况，再看医生有没有空余的时间。先生原本陪我一起在候诊室等候，恰巧他的办公室就在同一条街上，于是我让他先去工作，有什么事我再和他联络。

与先生告别后，我镇定地或是故作轻松地翻阅著杂志，在杂志上还看到一位老友的采访，我觉得自己好像只不过在等一辆火车。候诊室的角落里的确有一辆木头玩具火车供小朋友们玩，上一次来这里产检时，带著我两岁的女儿来，她开心地玩著那辆火车，但我等的是另一辆火车。

与此同时，我的小腹隐隐作疼，下体流淌著令我不安的液体，从前一晚就开始了。我心里默默地做著最坏的打算，但又不敢将那个念头具体化。去尿检时，我才发现，或许最糟糕的可能性已经发生了。

护士立马将我带到医生的诊室，医生的表情比以往复杂，多了份忧虑，但仍然镇定而关切。我坐在那台检查椅上，两周前我也坐在这里，看到屏幕里那个手舞足蹈的小家伙，听到他/她万马奔腾般的心跳。而这一次，在屏幕上我看到了至今一直定格在我脑海中的一个画面：弯曲的脊椎骨，静止的，停留在产道上，我的孩子。医生摇著头，脱下手套，手扶著我的肩臂，安抚著我说：“很可惜，已经晚了，这个孩子已无法幸存，非常抱歉。”

我被带到了另一个房间，私密而温馨的小房间，我坐在一张柠檬黄色的沙发椅上，墙上有一些新生儿的照片。医生告诉我，我可以通知我的先生过来，还交代了我一些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我的眼睛与耳朵模糊而颤抖。

很快先生就来了，他的眼睛已泛著泪光，我们没有像电影里那样抱头痛哭，而是被凝固在一堵巨大的水泥般生硬灰暗的悲伤之墙内。我的身体僵硬而紧绷，这个孩子还在我的身体里，我的泪水自动涌出，无需添加任何额外的情绪。

15分钟后，我们来到了医院，在这座小城的边缘。几周前我们才来这里参观过，因为我们的孩子可能会在这里出生，但是我的原计划是在家中生产。最终，我们的孩子确实在这里出生了，只不过，才17周，男孩，8.5厘米，15克，没有生命与呼吸。

生产的过程奇妙地与生一个有生命的孩子如出一辙。产房里，助产士帮我拿来饮料，为我准备好热水袋放在我的腰上止疼，先生陪伴在我的身边，鼓励著我。我一边尽量使自己进入分娩的过程，专注地呼吸，希望能把这个孩子生出来，而另一方面，那个脱离的我，旁观著这个处在悲伤中的勇士，荒诞而神圣。

黄色蝴蝶

孩子被顺产出来了，助产士将他带去清理。当她问我要不要见见孩子时，我完全无法消化这个问题，这是我头脑中的盲区。这突如其来的糟糕的一天，让我无法应对，却又不得不应对。极度脆弱与处于惊慌中的我，无法思考与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

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我，对婴儿尸体有一些恐怖的联想，如漂浮在河流中的被抛弃的女婴，引产堕胎后的医疗垃圾等。这些联想，让我在那个当下很难去接纳他与直面死亡。当助产士用孩子一词形容他时，我甚至有一些抵触。可母性的本能，让我想看看他，我的孩子，想更坦然地接纳未知与死亡。

助产士了解我的恐惧，她贴心地安抚著我，向我描述他的样子。通过助产士的描述，我脑海中那抽象而黑暗的恐惧，被淡化成一个安睡小婴孩的样子。我准备好了，我想看他一

眼。先生还是选择不去面对，我并不觉得惊讶。护产士说，她可以给孩子拍下照片，放在一个信封里，以后若是等先生准备好了，他可以去看。

助产士说她去把孩子打扮一下，一会儿带来门口，我可以去门口看他。那几分钟的等待漫长而沉默，轻轻的敲门声后，护士将门打开，我走向门口，看到了捧在她手心里的，我的孩子。助产士告诉我，他是个小男孩。我的小男孩，躺在一块碎花棉布上，像是从祖母的手缝棉被单中裁下来的一小块。他的姿势很安宁，像是沉睡中的小天使，侧躺著，弯曲的小腿，他的眼睛紧闭著，我隐约在他的脸上看到了先生的样子。他的身边躺著一个手工编织的黄色蝴蝶，那是留给我们的纪念品，有些 kitsch 的可爱。看到他，我的心是破碎而完整的。令人心碎的，17周大刚成人形的无法幸存的小婴孩。我的，亲爱的孩子，终于见到了他。

因可能还有残留的胎盘在子宫内，为防止感染，我还需要做一个手术。这是我第一次躺在手术台上，它比我想像中冰冷。我仍在继续这一天，这突如其来的糟糕的一天，我感受到了被命运牵制与面对生死时，人的无可奈何。

手术后，我躺在病房里，窗外是夏日茂盛而葱郁的大树，天很蓝，飘著大朵大朵的白云，时聚时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插著白云翅膀的飞翔的小天使。助产士送来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一张印著他的手脚印的出生证明，以及放著他照片的信封与相关阅读资料。

那张出生证明上有一段摘自《小王子》的段落：

“当你在夜晚抬头看著星空，因为我住在其中一颗星球上，因为我在那颗星球上对著你笑，对你而言，就像整个星空都为你而笑一样，你拥有了为你而笑的整片星空。”

在那天之后，我经历了恐怕是人生中最悲伤的时期，也意识到这伤痛的深远，或许是挥之不去的。一个雨天的午后，那只小鹿又出现在后院，牠正躲在草丛中躲雨。不一会儿，牠的妈妈也来了，画面甜蜜，妈妈温柔地舔著小鹿的耳朵，小鹿跟随著鹿妈妈的脚步，穿过在雨水中疯狂生长的杂草，跳跃在落日金色的余光中。我一直期待著能再见到那只小鹿，看到牠就仿佛看到了我的小男孩。而我和他尚未真正告别，还有一个葬礼在等著我。

不知道多少天过去了，我已哭不大出来了，泪腺在罢工。我的身体比刚发育的少女还要尴尬，塞进一条高腰牛仔裤里，微微隆起的肚子上一些多余的部分，又多又少，少的是他那15克，多的是那几个月间攒下来的那些期许、焦虑与奇怪胃口。

我的头脑在反复思考著生命与死亡，思绪飘得很远，又走的很深；可我的身体却不得不让我停下来，静止地，缓慢地去体验那种脆弱与挫败；我的心呢，其实是支离破碎的，向来较随心所欲的我也因而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自己想到的是什么。我在各种打算之间徘徊，逃离这里，搬回城市，去另一个国家，还是回国，我们是否还在期待一个孩子的到来。

集体葬礼

几个月过去了，医检没有关于他的死因的答案，我自己也停止了对那个答案的搜索。他的死亡是难以解答的，没有具体原因的，是命中注定也是偶然的不幸。孕中期的意外流产比我想像中更普遍，在我经历了它后，先生的奶奶与身边的朋友都纷纷向我讲述她们类似的经历。

先生的奶奶在擦窗户时不小心从高处落下而失去了她腹中婴儿，那会是她的第四个孩子，那是她人生中最难过的一段日子。朋友在怀孕六个月时意外流产，她与他的先生把这个死去的孩子带回了家，给她取名叫米亚，他们搂著米亚睡了一晚，之后为她举办了葬礼，并下葬在一个美丽的墓园里。朋友现在有两个孩子，她会告诉她的孩子们米亚是他们的姊姊，对她来说，她一共有三个孩子。另一个朋友，在怀孕22周时失去了她腹中的小儿子，她在院子里种下一棵苹果树，纪念他，几个月后她又再次怀孕了，是个女孩。这两个朋友都告诉我，当她们再次怀孕时，才真正释怀。

我逐渐接纳这份永久性的悲伤，生活仍在继续。我不得不承认，我找回了久违的自在与轻盈，我又可以做自己了。我不再像孕期中那样神经紧张，对未来充满担忧，我对未来开始有了更多的憧憬与不同的想像。我满足于此刻的生活，我的大家庭，两岁的女儿已足够可爱甜蜜又捣蛋的令我焦头烂额。我质疑自己现阶段是否真的能照顾好两个孩子，那意味著更多的挑战与自我牺牲，再当三年全职妈妈，天啊，不要！

或许，这场悲伤与不幸反而将我带到了更开阔自在的境地。在儿女双全的家庭生活与更独立自在的生活间，此刻我会选择后者。我第一次如此深刻地经历死亡，发生在我身体内，与我的生命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另一个生命的结束。如此接近死亡，也让我更接近生命本身，那份失落也让我更加珍惜并满足于我当下所拥有的。

当那份集体葬礼通知书终于抵达我的邮箱时，四个月前那天的记忆依旧清晰，被深藏的悲伤却已不再令人发痛。我和先生都犹豫是否参加，因觉得已经与他告别了无数次了，便决定等当天再看。

葬礼日到来，是晴朗的秋日，葬礼在午后两点，当我们抵达殡仪馆兼墓园时，女儿还在睡。我们小心地将她从车里抱出来，她在半梦半醒间与我们一起来到了殡仪馆。我也如半梦半醒似的恍恍惚惚地走进了墓园，好像是在大卫林奇电影中的某个场景里。一位身穿制服的殡仪馆工作人员向我们点了点头，她是位个头矮小的老奶奶，表情严肃而神秘，她伸手指向一扇门。

这扇门把我们带进了告别室，这是一间可以透进阳光的安静的房间，两位神父向我们点头表示欢迎，一位是穿著白色祭服的天主教神父，另一位是穿著黑色祭服的新教神父。几对情侣或是夫妻坐在成排的靠背椅上，他们悲伤的神情让我立马能够明白。有一个女人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手里拿著一枝红玫瑰。房间的另一侧坐著两位年长的女人，其中一位带著吉他。

多瑙河支流

我们坐了下来，这时才发现房间中央的神台上摆放著两个白色的盒子，是迷你的棺木。我竟然感到一些意外，想到孩子的骨灰就在那盒看起来神圣而洁白的盒子里，我的泪水无法停止落下。安静的房间里，可以听到克制的抽泣声与纸巾塑料包装袋的声音。我与先生握紧著手，女儿靠在爸爸的肩头，仍处在半梦半醒中，眼睛眨巴又安静的样子，如小天使。

门被关上，告别仪式开始了，捧著吉他的女人弹奏了一首优美的曲子，之前离开了房间的神父们再次走进了房间，殡仪馆工作人员摇晃著香炉。两位神父分别致词，关于生命与死亡、神与孩子、期待与悲痛；另一位女人念了一个关于悲伤的童话故事；我们祈祷。

随后我们拿著蜡烛被带到墓园里，一处专门埋葬安睡小天使的地方，地上已有一个挖好的坑。神父再次致词，阳光很耀眼，我戴上了墨镜，女儿仍靠在爸爸的肩头，安静地参加著这场葬礼。殡仪人员手捧著白色的小灌木，用绳子系好，小心而庄严地将它缓缓地降落入坑中。我的心也跟著一起落下，获得了一份安然。我们逐一前去点燃蜡烛，放在墓边，洒上一把土，一勺水，然后凝视著，亡灵的栖息地，小天使的安睡之处。

离开葬礼时，我感到了一种更彻底的释怀，如尘埃落定。这是一个美丽的墓园，不远处就是阿尔卑斯山，一侧是碧绿的因河，多瑙河的支流。这是一个不错的安息之处。

最后，是我想说给他的话。

“我的孩子，我们给了你一个暱称叫 **Bambino**，我们的小鹿斑比，我们的儿子。不知是你还是命运，突然改变了主意，将你变成一只在田野与林间奔跑的小鹿，藏匿于云层的飞翔的小天使，繁星中的一颗亮晶晶的星。昼与夜，林间，云中，星空里，我能看到你。愿你有甜蜜的浆果与清香的野草，柔软而坚毅的羽翼，还有光。可惜我没能将你捧在手心里，灵敏的小鹿，遥不可及的小天使与星辰。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想我并没有真正失去你。你与我，我与你，个与整，分与合，聚与离，如果抛开时空，是永恒与一。”

几周后的一个晴朗的午后，我又来到了墓园，带著白蜡烛，小株红玫瑰与小鹿。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反《逃犯条例》修订市民占领金钟多条主要道路 警方发射逾150催泪弹清场
3. 【616遊行全紀錄】周一早晨示威者商议后转往添马公园集结，金钟夏慤道重新开放
4.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5.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6.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7.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8.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9.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10. 韩粉的告白：坚决“非韩不投”，即使他确实有点草包

编辑推荐

1. 英国已经陷入一场宪政危机，而下一任首相只会让情况更糟
2. 猝死的前总统，短命的穆兄会之春，迷走于权力困局的埃及
3. 白信：科技苦力主义的崛起与新冷战的现实
4. 孔杰荣：香港“暂缓”修订逃犯条例，无法改变中国刑事司法丑陋现实
5. 叶健民：香港人小胜一场，但未来挑战更艰难
6. 催泪弹进化史：全球警权军事化背后，谁是数钱的大赢家？
7. 橡胶子弹、催泪弹和胡椒球，他们在612经历的警察武器
8. 林家兴：韩流涌入，“菁英蓝”vs“草根蓝”鸿沟愈来愈深

9. 叶荫聪：由反抗绝望到育养香港

10. 互联网裁员潮，泡沫破碎与转型阵痛

延伸阅读

生死观：一图入魂，他用镜头颠覆人们对白色巨塔的想像

拍摄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黑暗中，只有快门的声音。纸片漫天飞落，冥纸散落在被暴力威胁的白袍医生身上。

生死观：「即使康复了，我仍希望当时有安乐死」

一点美感也没有。你被绑在不定时炸弹上，不合理地承受著庞大重力，你知道自己被投掷向地狱，但不准瞬间死亡，你要流著汗、流著泪、流著赤红的血，忍耐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才得以解脱。

生死观：这堂「死亡课」，未来的医生放下科学，只学陪伴和告别

在“医学=治疗”的观念下，死亡被看作是医学的失败。“但这是医学对永生的幻想。死亡是进化演变的必然结果，医学必须也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一点”，波拉克教授说，于是，他在哥大开了一门“死亡课”。

生死观：陪产团与我——生产，一场温柔的盛宴

我吃了早餐、喝了咖啡，充气泳池有舒服的温水。有人照顾睡醒的孩子，持续好几个小时都有人轮流握紧我的手，在我汗流浹背时为我擦汗递水，连大宝都拿了几个心爱的玩具在我边陪伴著，观看胎儿娩出的过程，最后，我们一起进行胎盘拓印。

生死观：我目睹一个香港老江湖的无缘死

“我一生人好像做了几代人，人生太复杂，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外号“老三”，年轻时打打杀杀，两段婚姻，四个儿女；最后送他走的，是我、摄影师和社工。

生死观：女儿婚礼的那一天，在强心针下停顿的心脏

他们每天都在一点点地失去，延长这个过程，并不会使任何人会得益。既然失去是既定事实，就不必苦苦挽留。

生死观：躺床15载，他的最大幸运

痛苦如此切身，我不可能用那种康德式的、密尔式的纯粹理性效益去做出道德判断，我只能回答，生命是痛苦的。

生死观：儿科病房里，谁来给我讲故事？

生死观 台湾 生命教育 生死学 临终关怀 医疗伦理 医护人员 生命尊严 临终关怀 生命尊严 临终关怀 生命尊严

小孩子一句话，让坐仕电脑前边抄病历边偷听的医科学生恍仲，忘记湿疹的药力、血钾的浓度或是酒精的气味，在阳光与午膳倦怠中沉入电影开场前的黑暗。

生死观：润唇膏小女孩，存储着我们的陌生爱准备过冬

一个人会在父母爱的余热下逐渐适应世界的冷漠，不过这群孩子没有这种安全气囊，硬著陆下往往粉身碎骨。
这个世界对她的温柔又能持续多久？